



# 黑白男女

## 第十三章 矿上来了演出队(上)

(上接 9 月 18 日 A14 版)

龙陌矿的大门口贴出了大幅海报，在一个特定的日子，本部在北京的中国煤矿文工团下属的一个歌舞团，要到龙陌矿进行慰问演出。大红的海报不仅贴到了矿上的办公区和生产区，还一路贴到了矿街上，并从矿街延续到生活区、家属院。一时间，矿区的人们奔走相告，北京的明星、大腕们要来矿上演出了。

作为煤矿人，对煤矿文工团多多少少有所了解。煤矿文工团是中国老牌子的文化艺术工作团，1947 年成立于东北解放区的黑龙江鸡西煤矿。文工团里，有在全国闻名的歌唱家、节目主持人、相声演员和电影电视剧明星。在中央电视台的综艺节目频道和各种全国性的文艺晚会上，时常能看到他们活跃的身影。只在电影电视里看到他们，虽说对他们的形象已经很熟悉，因为没见到真人，还不算见过他们。这一回，他们以“深入”和“慰问”的名义，要到山沟里的龙陌矿来了，给矿区人的感觉，那些明星、大腕跟神仙下凡差不多。

百年等一回，谁不想目睹一下“神仙”的真容颜呢！谁不想近距离的对“神仙”顶礼膜拜呢！谁不想给自己增加一点吹嘘的资本，日后说我见过谁谁谁、谁谁谁呢！在他们看来，即将到来的演出，像是个节

日，一个盛大的节日，比任何节日都节日。什么元宵节、端午节、中秋节、包括春节，过得都相当平淡，波澜不惊。这一回，不是年，不是节，什么好日子都不是，他们却要好好过一下。

且慢，确定下来的演出的日子真的什么日子都不是吗？不是，说来有些伤痛，对这个日子矿上的人们还是敏感的，还是记忆犹新的。不必隐瞒，这个日子就是 4 年前龙陌矿井下发生重大事故的日子，也是 100 多位矿工的忌日。那么，为何要选择这个日子进行慰问演出呢？当然是有道理的。这是因为，自从那次事故之后，4 年了，矿上再也没有发生过一起因工死亡事故。不但没有工亡事故，连一个受重伤的都没有。集团公司认为，龙陌矿在狠抓安全生产方面做出了突出成绩，对该矿提出

表彰，并给全矿职工发了安全奖金。奖金的数额不小，发到每个矿工手上都够数一阵子的。既然如此，矿上应该召开一个庆祝会，庆祝一下全矿实现安全生产 4 周年才是呀！

不敢，矿上可不敢为安全生产召开什么庆祝会，这方面的教训太多，例子不胜枚举。有一个矿，实现连续安全生产 1000 天，矿上举行了庆祝大会。结果就在第二天，也就是在第 1000 零 1 天，井下发生了透水事故，淹死了好几位矿工。还有一个矿，为了庆祝全矿实现安全生产 5 周年，出资在煤炭报发了一块宣传企业形象的专版。矿长、党委书记等，在专版上发了大块文章，大谈如何搞好安全生产的经验，并配发了彩色照片。专版印出来了，矿上专门订购了 500 份报纸，准备发给每

个班组，让大家好好学习。结果怎么样呢，去北京拉报纸的小车还没回到矿上，就在当天夜里，哐地一下子，井下发生了瓦斯爆炸，一下子炸死了 15 位矿工。去拉报纸的宣传科长听到消息，打电话请示矿长，专版怎么办？还往不往矿上拉？矿长骂人：谁让你们他妈的搞专版的，给我统统就地销毁。这样的事出得多了，矿上的人得出一个结论，搞安全生产这事如哑巴逮驴，只可闷建，不可夸口。只能低调行事，万不可唱高调。他们甚至有些迷信，说哪个矿长要想开庆功会，庆贺安全生产搞得好，就得准备两手，一只手准备向矿工们挥手致意，另一只手准备抽自己的嘴巴子。还有人说得更悲观，说矿长要为安全生产庆功，至少要准备两张嘴，一张嘴用来报喜，另一张嘴用来报丧。

鉴于种种教训，龙陌矿当然不会开什么庆祝会。他们变通了一下，请煤矿文工团的歌舞团来矿进行一场慰问演出。这样的演出有多重意义：既是对生者的慰问，又是对死者的告慰；既可以扫除一下悲伤气氛，又可以振奋一下矿工的精神；既是对矿难的一次纪念，也是对开创美好未来的一个宣誓；既能活跃一下矿工的文化生活，又能在本矿的企业文化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

为了能让更多的观众看到难得一见的演出，矿上嫌矿内的广场太小，把露天舞台搭到邻近农村的“广阔天地”里去了。那里原本是当地农民的一块菜地，因不少矿工买了小轿车，矿内放不下那么多车，矿上就把农民的菜地租过来，打成水泥地坪，做成了停车场。现在需要演出了，矿上就提前贴了告示，把停车场腾空，在停车场北面搭建了一个临时性的舞台。舞台是就地挖土筑成的一个高台，高台上铺了木板。舞台后幕的巨幅背景图片，是连绵起伏的群山和高高的井架。

矿上特意放了一天假，除了井下的水泵房、变电站等要害岗位，需要留人值班，绝大部分矿工都可以留在井上看演出。

定下的演出开始时间是下午两点，当天早上刚吃过早饭，人们就陆陆续续往停车场赶，也是到歌舞场集合。矿上的职工家属来了，陈家湾的老乡来了，在矿区打工的众多农民工来了，四面八方的人都来了。这天是个周日，附近一所武术学校的学生们也来了。学生们剃着光头，都是少林武僧的模样。来的人都不能开车，只能步行。因为车开不进来，就算能开进来，也没地方停。不少人手里提着或肩上扛着小板凳、小椅子、小马扎，他们是提前到演出场地占地盘来了，占位置来了。

天气不错，是农历十月小阳春的气候。没有风，黄黄的阳光照到哪里都是暖色调。天很高，很蓝，几乎没有云彩。个别云朵在天空中一动不动，像棉花糖。排成人字型的雁群从空中飞过，飞到歌舞场上空，

它们似乎放慢了速度，想探究一下那么多人聚集在一起干什么。

生意人总是很敏锐，他们及时捕捉到商机，把生意做到歌舞场去了。他们卖花生，卖瓜子，卖泡泡糖，卖冰糖葫芦。他们还卖蒸红薯、蒸芋头、煮鸡蛋、煮玉米。除了卖吃的东西，卖玩具的也来了。他们用气筒给气球打了气，五颜六色的气球很快就攒成一堆。他们把电动的孙悟空放在地上让孙悟空表演，孙悟空可以连续翻跟头。

这种热闹的场面像是春天里人们在赶庙会，但这与赶庙会有所不同，赶庙会要烧香，要磕头，要许愿，到这里不用烧香，不必磕头，也不用许愿。到这里把自己当成神仙就是了。

有人说，顾客是上帝，观众是上帝。那么，他们就趁机当一把上帝吧。

现在电视里动不动爱说同比如何如何，这一天与 4 年前的那一天相比，不知算不算同比。如果也可以同比的话，那差别就大了。那天是紧张的，这天是轻松的；那天是悲痛的，这天是喜庆的；那天是哭声震天，这天是锣鼓喧天。如果拿天气作比

喻，那天是狂风暴雨，这天是风和日丽；那天是冰雪交加，这天是暖意融融。有人在矿街一边走边吼：要唱你就唱吧，不要错过；要跳你就跳吧，不要错过；要爱你就爱吧，不要错过；要快乐你就快乐吧，不要错过……

周天杰把自行车后座上的儿童座椅卸下来，在后座上放上一个棉垫子，抱老母亲坐上去，推着老母亲往歌舞场方向走。老母亲问他：儿呀，咱这是要去哪儿？是去接启航吗？是我孙子要回来了吗？

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嘛，我带你去看演出。

啥是演出？就是唱歌跳舞。烧香不烧香？演员都是从北京来的。

你说北京我知道。北京是在北边吗？还是在南边？

你说北京你知道，我看你还是不知道。北京北京，当然是在北边。南京在南边，东京在东边，西京在西边。

你说东京我知道，铡死陈世美的老包，就住在东京。老母亲好久不出家门口了，见矿街两边起了楼，还竖了不少招牌，看得两眼像是有些不够用。她问周天杰：儿呀，这就是北京吗？

周天杰没跟老母亲说这不是北京，一个人的脑子成了一盆糊涂，跟她说再多都如同给瞎子点灯。他说：你说的是哪儿就是哪儿，你看着像北京，就算是北京。

(未完待续,请关注 9 月 22 日 A14 版)

